

男
女
有
别

崔京生 ◆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69 7693 1

男女 有别



崔京生/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7年·沈阳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男女有别/崔京生著.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7. 7
ISBN 7-5313-1776-1

I. 男… II. 崔…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2385 号

男女有别

著 作 者: 崔京生
责任编辑: 安波舜
责任校对: 李守勤
封面设计: 耿志远

出 版 者: 春风文艺出版社
邮 编: 110001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电 话: 3864927

印 刷 者: 丹东印刷厂
地 址: 丹东市元宝区财神庙街 41 号

发 行 者: 辽宁省新华书店

字 数: 280 千字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2.5
印 数: 1—30000
版 次: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13-1776-1/I · 1553
定价: 18.80 元

一个不冷不热的家庭，被书中的男女主人公艰难甚至是刻意地守护着。也许就是这种守护的疲惫和烦躁，使男女双方进入双重角色：面对外力退守时，渴望相互的搀扶。然而搀扶了又想挣脱。于是，爱变成了一种奇怪的力量，使男人变成平民英雄，牵出更大的社会背景；女人发现了不曾拥有的自己，这一页却很难再翻回去……

本书的叙述几近原生状态，细节的幽默、准确，令人怦然心动。而催动故事发展的内在动力，又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基因。

1

万俟妹醒来时天还没亮，他看了一眼身旁睡的妻子和小床上的儿子，蹑手蹑足下了床。

迷迷糊糊经过走廊时他被绊了个跟头，忽然想起昨天晚上是自己把打点好的行囊放在走廊内，为的是早晨拎起走方便。他扇了自己一耳光，爬起来，一瘸一拐进卫生间里，开灯盥洗。梳洗毕，把洗漱用具扎进塑料袋归入行囊，飞机票包括人身保险单都放在囊内伸手就能摸到的地方。他随手熄灯，到客厅里取了些钱放到身上。他听说将要去的那座山城机场离市区挺远。大概想到那娘俩儿的生活费，他又抽出两张放回抽屉，边点着钱边往走廊内走，又次绊了个趔趄。还是绊在行囊上。从声音判断本来准备路上当水杯用的罐头瓶被踢碎了，是一只大号雀巢咖啡瓶。他手探进囊内，跟着猛地抽出来扎进卫生间。灯光底下，他拇指划开一道口子，鲜血在池底淌开。镜子里是一张对自己极不满意的表情。他洗净伤口，再次回到客厅找出创可贴敷上，眼瞅着挂钟上时间已超过他心中预定的界限，他匆忙往外赶，昏暗中又次差点绊倒，这次他转身照准行囊狠狠踢出一脚。“噗”，他那脚在半空中停住，保持着怒不可遏，然后慢慢蹲下身，这一次他摸得很小心，有块三角形碎玻璃龇出帆布囊，

瓶子里的水已经漏光。他呆呆蹲在原地，没有倒掉这点茶根儿是因为茶水虽然隔夜却还够酤。

“磨蹭什么呢还不走？”寝室内传来妻子的问。

他忙着答应。临出门前，情意缠绵的样子，吻了妻子的脸。女人合眼保持着沉睡时模样，似乎对这种离别习以为常，似乎这一吻既滑稽又痒痒，忍俊着不使自己笑出声。

“到地方来电话。”

“放心吧。”

他又吻过儿子，离开家。伴随他的只有走下楼梯的脚步声。他出远门她从不送他，即使是白天她没睡觉也不会送他，她出差离家也不让他送，她管这种夫妻间送来别去叫“虚头巴脑”。以前却不是这样，恋爱时她每次送别他都哭得跟托儿所孩子似的。

很少有车辆驶来。偶尔，会有早起锻炼身体的人跑过路灯下。他趁着等出租车空子从行囊内往外捡碎玻璃碴儿，衣物杂什经水一浸叽叽作响。他动作谨慎，这工作在黎明中全凭手指的触感，一只瓶子打碎后变得像打碎一个水缸那样难以收拾。一辆亮着顶灯的出租车穿雾驶来。他跳下路沿挥动手臂，司机减速后睡眼迷登地问他去哪儿。“飞机场。”他说着钻进车。

“等等等等，那是什么呀滴哩嗒啦的！”司机指着行囊。他正把悬空的行囊往车里带。

“没多少水。”

“多了更受不了啦，下去！”

“可，我，飞机……”

他和司机一齐望着滴水的行囊。“我手伸到外边拎着，行不？”他摇下窗玻璃，“我真的来不及了！”

“我也真的不能拉你！”司机变得异常固执。他摸出湿淋淋

的飞机票让他看。司机只瞥了一眼，说：“还是去拦别的车吧，弄湿座儿就没人肯上了。”司机的意思是想让他加点钱。

“我保证！”他贴门坐好，手臂伸出窗外吊着行囊，“请开车吧。”

司机盯住他，憋不住笑了，说真拿他没办法，从脚底下抽出块橡皮垫扔过来，让他垫在囊下，发动车。

出租车穿越市区，驶在郊外公路时，曙色染红了前方的天空。他继续捡着戳满囊壁的碎玻璃，脑门上因难摘而沁出一层汗。本来准备在书展开幕式上穿的花花公子牌衬衣也洒上茶渍，出版社方面在长途电话里反复叮咛他将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算起来，也就是明天的事情。

已经可以看见机场转盘路时出现了交通堵塞。司机顾自抽着烟，他们开始聊天。司机盯住前方排起的车龙问他从事什么工作的，他介绍自己是剧作家，又问他出门贵干，他说去参加一个全国性图书展销会。司机建议他写写他们车行里的事，说他半夜里拉了一个挺体面的女绅士，结果下车时声明没钱，他也没客气，把女绅士轰下车，顺手撸下脖子上的项链。车开到安全地方我心说瞅瞅货色吧，就着亮儿，其实没瞅手一掂，我就知道又他妈栽了！司机隔着防暴栏杆递过来项链。

是一根粗劣的铝制赝品，吊着有机玻璃坠儿。

“小婊子这阵儿不定怎么咧嘴乐呢！”司机咬牙切齿。前方堵车始终不见动弹，后面已经排成龙。

一个背书包的小男孩手放在一辆接一辆的车上走过来，嘴里哼着歌，他手里不知捏了一件什么玩艺儿，各式各样的车身上留下一条刺眼的划痕。万俟妹想到儿子。儿子警告他以后别再给他买麦当劳巨无霸，他更偏爱肯德基口味，可他省吃俭用半辈子，至今还不清楚这两种西餐之间的口味区别，心里觉得

儿子欠家教，脸上还是乐呵呵答应。

司机跳下车前后眺望。

他看见新上脚的皮鞋鞋头被豁开，趾肚连同丝袜齐刷刷被斫破，凝结了一团血痂。司机回到车里，说这种堵车是寡妇死了儿子——没指望了。他问了问堵车情况，付钱下车。他奔跑的动作一定很有意思，路上人都在朝他看。

他赶进飞机场，看见他乘的飞机刚撤掉舷梯滑上跑道。他目送它呼啸腾空，消失在天际。后来，他排了半天队，签了下一航班的机票。在换取登机牌窗口，他从钱包底层找出机票递进去，里边又把机票扔出来，他这才看清是一张使用过的旧机票，忙又找出刚办理好手续的机票递上去。他脑袋有点乱了。旧机票是他去年赴海南岛参加一个笔会时用过的，当时却怎么也觅不见了，只好通过会议财会采用签字方式报销了路费，经过如此久了，它却自己跳了出来。

现在，距下一班离港还有四五个小时，他靠在塑料椅子里，看着一拨拨乘客开闸放水般涌过玻璃隔扇的另一边。这些吃得满面红光，穿戴花里胡哨的外国男女脸上永远带着孩童般的天真笑靥，真让人羡慕，他不禁想到自己的日子。也就是几个小时以前，妻子背冲着他，就着床头灯翻一本杰姬·克琳丝的畅销书，三角裤褪到膝盖跟他做爱时，连看都不带看他一眼，木床像一辆山地牛车嘎吱嘎吱在乱晃。偶尔，她会眼睛离开书看一眼儿子有没有被吵醒，不耐烦地问一声：“还没完？”

唉，这就是看在他将出远门的份上，在他软磨硬泡下，她赏给他的一次机会，算起来离上一次，上一次，上……是哪年哪月来着？

他乘的飞机降落时已是暮色苍茫。机场里挂着醒目的欢迎横幅，接客的人亦不少，但没接他的，他找到那家宾馆已是晚

上。

宾馆大厅摆起一溜办公桌算接待处。胸口别牌的年轻人正躺在折叠椅里阅报，他的同伴侧卧于沙发里呼睡。年轻人睨了万俟妹一眼，欠起身。万俟妹径直朝电梯走去，出版社老关有约在先，万一错过接站就直奔宾馆 205 室。

电梯里贴满图书销售广告。他揪响 205 门铃，门上的金属牌照出他彬彬有礼的样子。见没人开门，他又揪，听着门那边叮叮咚咚响成一片。这时，服务台小姐过来问他找谁——

“对不起，客人出去了。”

“什么客人，我就住在这里！”

“对不起，客人没留言，请稍等。”

“要等咱也得进去等，咱们一天没吃东西了，站都站不稳了。”

“对不起，您没有住宿证，不能进客房。”

领班听见争吵过来，先是道歉，后问清缘由告诉万俟妹这是酒店规矩，如果他不愿在此等候，可以到大厅接待处。两位小姐始终和颜悦色，把拒绝说得跟邀请一样委婉动听。

万俟妹瘸回大厅。年轻人从报纸抬起脸，说：“能耐呀，干嘛回来？”

万俟妹忙赔笑，脸盘直往下掉灰，问老关去哪儿了。

年轻人说他只顾签到发饭票，推测他要找的人去了展览馆，因为明天开幕式，各出版社都在忙乎布置展台，争取以全新姿态促销。年轻人问他姓名，然后从厚厚一叠表格里找到他。睡沙发的人坐起来，说他奶奶喜欢他写的电视剧。

“怎么搞的，这么大作家愣没人服侍？”沙发里的人腾出一块地方让他坐，递过来半瓶启开盖的矿泉水。

他一口气饮干，听见有人叫他，是老关，身后还跟着小说

家马泾南，散文家高雅儒，诗人刘洁等一群熟人，都是酒足饭饱的闲哉样。“怎么才到呀？”

“能到就不错啦！”他差点站不起来。

“到处给您甩电话，尊夫人说一早就起驾了。”

“以为又劫机了呢，都分析你在桃园机场受审呢。”

万俟妹谢过两位年轻人。电梯里，老关听说他还没吃饭露出惊异，说只能再熬几个小时进早餐了。他说就怕连几个小时也捱不过了。老关想想，让人把行李带上楼，说附近有一处大排档还在营业。

他们要了一辆出租车，兜了半天才觅到老关说的地方。老关让他检着菜谱上爱吃的随便挑。“我跟你讲，咱们展台就迎着大门口，租了氢气球，你们几个名字变成这么大个儿字飘扬在半空。电台电视台大小报都憋着你们呢，开幕式上每人都得献上一段讲演。”

“咱能不能不说？”他吞下一大盘炒米粉，开始吃锅贴，就着鸭血汤。

“为啥？”

他刚要说话打了个喷嚏：“你说，晚上洗衣服早晨能干吗？”他流着眼泪，又打出一连串喷嚏。

“干了。”老关肯定。

“这里有医、医务室吗啊——嚏！”

“你病了？”

“胃不舒服。”他说，吃完锅贴又捧起鱼丸子，一口咽仨儿。

“我带了些胃药，我肚子也不好。”

“我得洗了澡，然后好好睡个觉。”

“完了你就歇着，有什么咱们明天再说。不过你还是得上台去讲，这伙人里就数你名气大，刚才还在说这出戏里没你就没

彩了呢。”

他们回到宾馆已近一点钟，楼道里仍有人兴致勃勃东溜西串。205门虚掩着，他们进屋看见里面坐满认识和不认识的男女，茶几上堆着烟蒂和西瓜皮。马泾南说他们俩住一屋。

“不是说一人一个单间吗？”他小声问老关。

老关尴尬地笑笑，说到会的忒多，为保证目前住房格局，出版社的人已经住得哪儿哪儿都是。

人们在讨论当前国内图书市场写书的人，印书的人，卖书的人和读书的人四者间关系。他取了换洗衣服钻进卫生间。他想用这行动告诉一伙人快点离开这里，他准备就寝了，他故意大声打哈欠，抖落“花花公子”，水放得哗哗响，直到搓出一身汗，“花花公子”上茶渍依然不褪，倒是原来布上印的彩道儿漂淡不少。更倒霉的是，他手心被布纹里看不见的碎玻璃扎出许多小口子。外面的人在催他出来，说女同志要上厕所了。他答应着站到淋浴喷头底下，凝结的伤口一经水冲立刻阵阵疼痛袭来，他的脑袋在热水里膨胀发困，可外边的人看样子不闹到天亮不肯罢休。他忽而又想到家，想起还没有给家里打电话……

浑身冒热气的万俟妹走出来时，一群人立刻腾座沏茶，说他一张嘴闲聊也没意思了。他胡撸着湿头发端坐下，几句开场白一过，满座就只听他侃了，似乎疲劳和不佳心情压根儿就不存在似的。

早晨，万俟妹被老关打来的电话吵醒。

看见马泾南还在呼呼大睡，一条极窄的小裤头勒在肥实的屁股上，如同一名被扔出去嘴啃地的柔道士。卫生间通风机不知何时关闭，“花花公子”仍然湿着，花里胡哨变成一件军用迷彩服，他咬牙穿上身，打了个寒噤。现在，他已经掌握了穿这

双皮鞋的要领，当他原地不动时，鞋上豁口就看不出来，也不会夹脚趾头。走路时，脚底板须尽量搓地；他学着名人登台的样子踱出几步，头发也不争气，被枕头压起一撮儿。

他没跟一群人去餐厅，转到磁卡电话机旁，里面已经挤满了人，每部电话机前都有人搂住电话捂住耳朵拼命在喊，一些脖子上挂着组委会牌照的人手拿着拟好的稿件，等候的时间里还在抓紧修改。他选了一条看上去比较短的队挤过去。在家他一直要求自己做一个比儿子个头大点的乖孩子，他甚至把打这个电话看做他不在家时维持全家感情和睦的重要纽带。

太阳升起来。此刻，正是妻子准备送儿子去幼儿园的时候。他默数着每排队里的人数，然后换到另一排看上去挺长实际上只少一个人的队里。他担心轮到他时妻子已经携儿离开，那样他可就白排了。大概是夜里吃得太饱，放出来的屁熏得周围人直捂鼻子，他尽量忍耐，可肚子涨得真难受呵。终于，挨到他，他扑上去手哆嗦着拨通电话，话筒那端却占线。他又拨一遍，对方还占线。再拨……他恨不得眼睛能通过线路看见家里。

万俟妹脸上始终保持着宽容的微笑，即使在电话线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这笑容仍然僵在脸上。在家里头一次遇到抓起电话对方不吭气时，他是毫不在意的。第二次第三次遇上他曾肯定某神经病人犯病了。后来他又多次接到这种电话，他把这种情况告诉妻子，黄岩说她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他们商量过去电话局查查，可能是总机的问题。有次，好奇心驱使他拿起电话也不言语，经验告诉他这边一“喂”那边就挂断了，所以他不“喂”了，把听筒紧贴在耳朵上，居然听见粗重的呼吸声，再仔细听，还可以听到背景里汽车驶过的声音，他紧张得喘不上气来，这说明对方决不是在开玩笑或犯神经病，而是有话难说，他心里咯噔一下，似乎明白了什么。事后，他试图从妻子身上

寻找到线索，但黄岩对此根本不屑一顾，说这是无聊，问多了，她就会反刺一句：“我也接到过里边有女人喘气的电话，不說話就挂了。”

万俟妹不得不把匿名电话与妻子联系起来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中间日子里，有个陌生女人来找过他，告诉他已经戴上了戏里那种“绿帽子”。女人自称刘丹妻，道出许多他全然不知的内情，哭诉时样子颇令人同情，他差不多相信了她的话，这些话使他想起另些往事，使他不愿承认也得承认。他很礼貌地送走刘丹妻，答应一定做好妻子思想工作，把她的老公还给她。送走女人，他取出菜刀，磨得锋快，在手里掂量着，手和脚比刀还冰凉，脑袋里转悠过各种杀了刘丹的血腥场面，然后又宰了黄岩；或不宰，黄岩哭着跪下求他原谅她的过错……他这样折腾了一整天，也没上班，等到妻子领着儿子晚上到家，他迎上去，像每次一样，笑着问道：“回来啦，辛苦了。来，儿子，叫爸亲亲。”准备好的方案一套也没用上，说出来的完全是另番话，脸上微笑，语气和蔼，好像在跟妻子商量一件无关紧要的事。黄岩听完，连正眼都没看他，只问了一句：“你信了？”

他说：“我才不信呢，叫我给轰走了！”

黄岩说：“这就对了，她跟丈夫闹离婚呢，已经找过我两次了，又哭又闹，我根本不理她。”

他说：“不理就对了。不过我也劝你一句，少跟刘丹来往，免惹是非。”

“干嘛？”黄岩眼里腾地射出一道光，万俟妹一哆嗦，“我没做亏心事，就不怕鬼叫门！我还偏跟刘丹来往，不然好像她造谣有理似的！”

“可是，咱们也应该考虑到别的家庭……”他笑着还想往下劝，她已经不理他，教儿子弹钢琴去了。

他只好进厨房，切菜时眼泪一对对儿地往下掉，骂自己太窝囊，简直不叫个男人。准备宰人的刀可真叫快，一不留神削下他半块指甲，疼得他原地转圈儿，却连大声也不敢吭，找了块纱布偷偷包上。吃饭时，还遭到黄岩一通奚落。他平时总爱炫耀自己是特级厨师，老婆是吃货。

事情似乎过去了。刘丹每次光顾，万俟妹都热情款待，死活留他在家里吃饭，他亲自下厨弄一大桌子菜。这时黄岩就夸他一句：“虚头巴脑！”而刘丹看上去总是把他的角色演得那么恰如其分，不露破绽。有一回还带来公司里两名工人，把他家脏得认不出模样的厨房和卫生间马赛克全部敲掉，铺上了意大利进口防滑地砖，刘丹带领工人干活时，黄岩就在一旁守着，端这递那，变成了勤于劳作的女人，万俟妹瞧在眼里，好像他们仨是一家子似的。

这以后，电话铃再响起时，两个人都谦让着不去接了。万俟妹说：“还是你接吧，省得费事还都受气。”

黄岩靠在离电话不到一米远沙发里嚼着零食，说：“劳驾，替我把插头拔了！”

2

清晨，黄岩比以往提前将儿子送进幼儿园。刚回到家电话铃就响起来，她拿起电话前，下意识地撩了撩头发，使自己镇定。“喂？”

“是我。”电话里男人说，“他走了？”

“走了。”

“孩子也送走了？”

“还没。”

“还没送幼儿园，是不是有点晚了？”

“嗯，有事吗？”她声音变得温柔如水。

“我正想问你今天怎么安排呢？”

“我得去上班。”

“上完班呢？”

“下班，接孩子，多少年都这样过来的。”

“我想晚上请你吃晚饭呢。”

“我得照顾孩子，没空儿。”

“新来了澳洲菜，袋鼠鳄鱼鸵鸟都是绿色和平组织保护的對象，绝对得抓紧尝尝，不定什么时候就被查禁了呢！”

她笑起来，答应去吃。他们约好在老地方见面。

放下电话，她脸上红扑扑地闪动着光泽，又拿起电话。“妈，我晚上有个会议可能回来晚些，您替我把小平接到您那儿去吧。”她如果迟一些拿起话筒，也许就听到了万俟妹千里之外传来的声音。此刻，万俟妹正满头大汗地拨着家里的号码。

她低头打电话时，发现地板上有几滴血，脚在上面涂了涂，没涂掉，她纳闷着。她的脚看上去纤巧细瘦，趾甲透明近似贝壳，万俟妹对她的评价是除了脸上挂些苦相，其余的都沾着富贵。她爸黄乾槐祖业颇丰，数太湖边上首富，用佣人话讲，喂猪槽子都是紫檀木的。祖先的遗传基因在她身上生就了一股诗书继世长的清纯气质，但因这出身不好，她也屡受牵连，到如今没被社会上任何党团组织所吸纳，动乱后的她，一双眼睛越来越冷静，看着周围世界。

放下电话，她喝下一杯不加糖咖啡，算是早点。洗杯子时看见自己映在窗上的眸光楚楚动人，她已经久违了自己这种感觉。她开始化妆，口红换了号，嘴唇画得娇艳欲滴，然后又将衣橱里的衣裙搭配着轮流试了个遍，眼看到了上班时间，才决定穿一条裸肩露膀的太阳裙，配上一顶麻编镂花遮阳帽，又挑了那双轻易不穿的意大利名牌皮凉鞋蹬在脚下。出门前，没忘记往身上洒几滴香水。

看上去，她更像从地中海豪华客轮下来的旅游者。

3

万俟妹被满头淌汗的老关拽起来就走，差点拉断了电话线。
“快快快，开始啦！”

“不是九点吗？”他步子一迈大脚趾头就被夹住。

“一路特别堵，这他妈鬼地方！”老关截住一辆出租车，让司机抄最近的路直奔展览馆。“你可把我找惨啦！”

车开到离展览馆还有一段路再也拱不动。手持对讲机的警察和穿蓝制服的保安人员筑起人墙维持秩序也无济于事。他们只好下车，随着人流往前挤。他望见他的名字和他的作品名字在碧空下飞翔，朵朵白云簇拥着它们。越过攒动的人头，他们看见开幕式已然结束，电视台的女记者正在采访马泾南。

台上的人发现了他们，一齐冲这里挥手，万俟妹蹦上台时脚趾头卡在鞋豁口怎么也抽不出来。女记者把又黑又粗的话筒杵到他面前问他创作的电视剧获全国奖后感想如何，他说来之不易的荣誉与整个剧组的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剧本不过做了一点拍摄提示。麦克风反弹回的气味带着消化不良的酸腐味。老关几个人都在冲他微笑致意。面对摄影机镜头，他叠起两条腿，使露出来的脚趾头藏到另只脚后头，嘴里不失风趣地回答着，看上去既斯文又有个性。